

与副刊人同行

吴丽蓉

今年春天,我去了一趟绍兴。与我同行的,是来自全国报纸副刊的近200位同仁。

会长说,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年会和采风活动,是为了让大家交朋友、出美文。作为一名加入副刊编辑阵营不到一年的“新人”,我感到有些“社恐”。可因为我还在“中国副刊”做兼职编辑,很多人早有微信,就变成了网友见面,也不至于全然陌生。

最后一天,大家在微信群里纷纷发表临别感言,我红着脸说:“这是我工作至今最开心的一次出差,有最风雅的安排,和最有意思的一群人。”

我喜欢绍兴,一路上都在想:我怎么到现在才来?

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,杂花生树,群莺乱飞。”这是江南最好的时节,所见所闻,皆有春

意。我也是南方人,但其他的南方,虽然也有春山有绿水,有细雨有微风,跟江南却还是不同。差别在哪呢?

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,说的就是绍兴。三味书屋、沈园、兰亭、青藤书屋、笔飞弄、鉴湖……对应的是鲁迅、陆游、唐婉、王羲之、徐渭、蔡元培、秋瑾……一个个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名字,飘荡在绍兴的空气里。

我特别用心地参观了所有的博物馆和名人故居,有些信息甚至想要背下来。少年的求学时光,似乎与此时有了交错。一路上,还遇到一波波来研学游的中学生,真是好生羡慕。我都三十好几了,才第一次来绍兴,他们却是跟着书本去旅行。

噢,我还在百草园重新爱上了鲁迅。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椹;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子里长吟,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,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

短的泥墙根一带,就有无限趣味。”讲解员抑扬顿挫地背诵了一段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我当即搜出全文来阅读,竟有了与过去背诵课文时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那时读书囫圇,没有仔细品味,如今再看,只觉一字一句都如此精妙。回程在火车站候车时,我下单了一套《鲁迅全集》——这就是绍兴给我“带的货”。

也是在百草园,因为互相帮忙拍照的缘故,我开始和同行的副刊人交朋友。我一直相信,一个群体里的人,是正态分布的。在“副刊人”这个群体里,我也会遇到跟自己相似的人、能惺惺惜惜的人、甚至是彩虹般的人。

有一些前辈令我心生敬仰。他们的一言一行、学识修养和精神面貌,都给了我启发。那未必是特别具体的启发,却明明白白地震荡了我的心。

探讨工作业务时,我也能一窥他人的职业发展路径。很多副刊编辑也是优秀的写作者,有一位老师在大会发言时便说,编辑自己

也要多写好文章才行。一次吃饭时,一位副刊界知名作家坐我旁边,仗着年纪小一些,我大刺刺地问她:“为什么您这么有名?”她认真地回答我:“因为我写了很多年呀!”

还有一个姐姐,很好地给我提出一些建议。下车时,她还追过来:“我还没有说完呢!”当时我特别傲气地跟她说,我不屑于如何如何……她竟没有生气,最后对我说:“你当然可以不这样,只要有足够的才华。”

我意识到,他人非俗物,甚至比我更坦诚。人可以在走出去的同时,也忠于自己。回去后,我便找出他们的文章来读。

当然还有工作之外的人生参照。有一位老师刚刚退休,准备耗费巨资买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。她跟我讲起工作的往事,讲起刚写完的一本书,又偶然间提起自己年轻时丧偶的经历,语气中却尽是通透和豁达。我很想说点什么来表达赞赏和钦佩,但当面却是说不出的。分开时,我把刚才在“剡溪春宴”上折来的一支樱花送给她。

还有一位老师即将退休,未来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忙。除了读书写作,他还有一个“能让自己忘记时间”的爱好。我想,不管何时何地,他一定是幸福的人。我想,等我老了也要做这样的人。

到一地旅行或出差,日后能想起来的,除了风景和美食,一定还有那时遇见的人。当我再回忆起江南,回忆起绍兴的时候,我会想起那些人。

在井冈山小住

唐御伦

罗霄山脉中段,这还是中学课本留给我的井冈山记忆。五月,我终于有机会在井冈山小住。

这次来井冈山专为学习,住处是茨坪往西半山腰的职工教育培训中心。小院的风景不错,凭着汉白玉栏杆,近处是井冈山干部学院,稍远是茨坪小镇和井冈山火炬,再远则是莽莽群山的剪影。小院背后是大山,林木葱茏,山泉清越,偶有粗壮沧桑的松柏越众而出,更显古拙幽静。

同样是30度,重庆穿短袖,这里还要穿一件薄外套。空气湿度也是合适的,不仅人活得滋润,植物也长得蓬勃,很难找到几处没有绿色覆盖的地方。常年湿润让大小树木都长满了青苔,横生了几分古朴厚重的气质。山里的雨下得温柔,如晨雾夜露轻抚群山,升起薄薄的纱帐。

出门走走是山中最好的享受。学校多数在半山腰,校舍与山色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。每日傍晚,吃过饭的众人三三两两走出院门,迫不及待走进山色里。下山的路狭窄崎岖,行至井冈山干部学院,路景始成大观。双向两车道的红军北路并不宽阔,两侧各有一排参天巨松,昏黄路灯下仿佛两列站得笔直的卫兵。沿着笔直大道穿过霓虹,便是小镇中心——挹翠湖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、南山公园、毛泽东旧居等环湖坐落,湖边的建筑灯光璀璨,明暗相间的石桥小径人影憧憧。

一个无课的下,我们沿着山中的公路,信马由缰地步行,去到了更远的山林。松和竹是山中主角,松树高大挺拔,如一尊尊巍峨巨兽;竹林生机蓬勃、绵延不断,将绿色铺展到最远的地方。林下是山的秘境。三五步破土而出一株魔芋苗,有的茎干笔直、叶片宽阔,有的独开一支大花,孤傲霸气。只闻其名的草珊瑚长在松树偌大的间隙里,疏朗寂寥。公路旁的崖壁上时有一丛丛杜鹃花,白中带粉,妍丽繁华。山中常有溪流,清浅透彻,轻缓抚过圆润的水石,潺潺处破碎天光,无波时映照青山树影。

到山里走了走,发现靠山吃山还真没说错。这里的食物多数和山息息相关,比如山野菜、竹笋、竹荪、魔芋等等。井冈山的水果也不少,还制成了各种果干蜜饯,如柚子干、黄桃干。杜鹃花干最是特别,甜中略带一丝酸味。

山中岁月容易过,不觉小住十余日。当年,毛主席带队离开井冈山,一直心心念念,1965年才得以重回,因而他写下了“久有凌云志,重上井冈山”。我刚刚离去,已开始怀念了。

春风沉醉青果巷

张永生

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灵魂和窗口,如苏州的平江路、扬州的东关街。青果巷于常州,也是这样的存在。

从苏州乘火车1个小时,就到了古称龙城的江南名城常州。在出租车司机推荐的富有常州特色的“福记”酒家用好餐,我们就到紧贴古运河的青果巷散步了。青果巷,因运河漕运而生,这里曾因贩卖各种果蔬得名“干果巷”,常州话“干”“青”发音相近,所以又叫“青果巷”。青果巷沿河而建,以乌瓦白墙的徽派建筑风格为主。青果巷是龙城的文脉,巷内名人故居众多,书香浓厚。

从明万历时期至今,青果巷走出的名人灿若星汉,如明代儒学大师、抗倭名将唐荆川,洋务运动先驱盛宣怀,语言学家钱元任,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,革命先驱瞿秋白、张太雷,剧作家吴祖光等上百位名人。所以青果巷又称“江南名士第一巷”,有“一条青果巷,半部常州史”之美誉。

是夜,华灯初上,行走在幽长的青果巷主街,脚下是原汁原味的历史老街,街边是鳞次栉比的商店。胡同里悬挂的大红灯笼、檐前廊后的流苏灯笼如繁星点点,不时有身着古装、婀娜多姿的少女从巷口闪出,又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。街灯闪烁,各种商店叫卖声起伏,形成历史与现代交融、喧闹与肃静同框的穿越画面。

拐进街边一条僻静的小巷,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人豁然开朗。斑驳的老墙,气派的大门,璀璨的灯光,原来这是座修旧如旧的府邸,现在是开放的赵元任艺术中心。这是一处闹中藏幽的福地,凭栏怀古的场所。沿着向前延伸的石板小路,不经意间,更多的名人故居与你不期而遇。历史故事在头脑中激活,俯首皆拾的惊喜,让远道而来慕名探访的游客收获满满。徜徉在老街古巷,微风细雨,令人们惬意、舒爽。呵,这春风沉醉的迷人夜晚。

军属母亲

周稀银

母亲20世纪30年代出生,在我心里,她是一位优秀的军属。母亲跟父亲结合前,是台城国营粮店的营业员,于20世纪50年代随军,与父亲先后辗转于河北、北京、青海等地。1962年,父亲转业回到苏北家乡,“瞒天过海”地将自己连同母亲的户口直接落在了老家大队。据说,外祖母因此事气得一年多不愿搭理他。但自我记事起,从未听到母亲有关落户乡村的任何抱怨。

母亲随父亲在乡下一生活就是60余载,她的精力都被“分配”在照料儿女和家务事上。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,即便不出家门,母亲也能变戏法地做出一桌好饭好菜,连别人弃之不用冬瓜皮,她也能做出三五种吃法,让劳碌饥饿的我们吃得饱吃得香。

母亲最自豪的是两段军属经历。第一段是20世纪50年代军嫂的身份。作为抗美援朝志愿军二等功臣,回国进入军校深造并被提干的军人之妻,母亲只要谈起父亲的当兵往事就如数家珍:父亲智炸敌地堡活捉美国大兵,荣耀参加在平壤召开的全军英模大会,以及后来归国时在部队遭遇地震和泥石流……随军近十年,母亲白天在军人服务社上班,下班了就围着锅台转。而在父亲遭遇不公或情绪暴躁时,母亲总能用她“一生从未与人红过脸”的人生智慧,一一加以化解。

第二段是我去当兵那会儿。父亲反对我去当兵的理由不仅因为部队艰苦,而且他认为上面四个孩子相继远走高飞,最小的该留在身边。但母亲还是一意孤行地“安排”我去当兵,她最朴素的理念是——当兵锻炼人。而事实上,正是母亲的决定,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如今我已退伍30多年,但正是母亲的爱,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。

龙年春节前后,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,享年89岁。作为母亲,她养育5个儿女,辛劳一生;而作为军属,她看似默默无闻,实则功勋卓著。



东方白鹳育雏忙

7月1日,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鹤鸣湖镇,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草原上觅食、育雏。

池世永 摄/中新社

我的磨钻工岁月

刘永宗

高一那年,我辍学回家。经亲戚介绍,我进了一家生产合金钻头产品的工厂,成了一名磨钻工。

一个月工资600元,虽然对于负债累累、家徒四壁的我们来说“杯水车薪”,但总比没有收入要好,况且离家也不远。老爸特地为我配了“宝驹”——一辆二手自行车,方便我上下班。

我们打磨的合金钻头有一字形和十字形的,都是用来打凿加工石头用的工具,坚硬无比。我工作时,把待打磨的钻头取出,放在一个小塑料桶里面,然后逐一将钻头用双手握紧,把需要磨的部位按在滚动的砂轮上双面打磨,磨到钻头合金比较整齐地裸露出来,方便打凿就可以。打磨的力度要恰到好处,不宜过度用力,以免损坏钻头的硬度和锋利度。在砂轮上打磨完的钻头如烙铁一般滚烫,旁边放了一个装着水的小铁桶,打磨完放进去做降温处理后再统一取出,如此循环往复。

我一整天弓着腰坐在小凳子上,戴着帽子、手套、防尘眼镜、口罩,使尽全身力气,顶着电动砂轮硬磨。刚开始一两天兴致满满,但是连续几天下来,双臂被电动砂轮震得又酸又麻,磨下来的粉末沾满全身上下,有一些还会钻进眼睛和鼻孔,甚至经过喉咙到达肺部。

想到父亲因病无法工作,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,弟弟妹妹还在上学,如果我也不努力去工作赚钱,家里就会陷入困境。无论多辛苦,我都必须坚持工作。

我每天带着疲惫的身体,像机器一样连轴转地工作,苦苦支撑了六七个月。然而,好处,不宜过度用力,以免损坏钻头的硬度和锋利度。在砂轮上打磨完的钻头如烙铁一般滚烫,旁边放了一个装着水的小铁桶,打磨完放进去做降温处理后再统一取出,如此循环往复。

我们打磨的合金钻头有一字形和十字形的,都是用来打凿加工石头用的工具,坚硬无比。我工作时,把待打磨的钻头取出,放在一个小塑料桶里面,然后逐一将钻头用双手握紧,把需要磨的部位按在滚动的砂轮上双面打磨,磨到钻头合金比较整齐地裸露出来,方便打凿就可以。打磨的力度要恰到好处,不宜过度用力,以免损坏钻头的硬度和锋利度。在砂轮上打磨完的钻头如烙铁一般滚烫,旁边放了一个装着水的小铁桶,打磨完放进去做降温处理后再统一取出,如此循环往复。

我们打磨的合金钻头有一字形和十字形的,都是用来打凿加工石头用的工具,坚硬无比。我工作时,把待打磨的钻头取出,放在一个小塑料桶里面,然后逐一将钻头用双手握紧,把需要磨的部位按在滚动的砂轮上双面打磨,磨到钻头合金比较整齐地裸露出来,方便打凿就可以。打磨的力度要恰到好处,不宜过度用力,以免损坏钻头的硬度和锋利度。在砂轮上打磨完的钻头如烙铁一般滚烫,旁边放了一个装着水的小铁桶,打磨完放进去做降温处理后再统一取出,如此循环往复。

类昆虫和蠕虫,能够为刺猬提供足够的食物。春夏有利于觅食和繁殖后代,秋天大叶黄杨依然叶绿稠浓,便于刺猬打洞藏身,御寒保暖。

每年夏天,院子里最为热闹。晚饭后,很多人手持一把纸扇,乘凉消暑。暑假期间,孩子们没有了功课负担,更能放开手脚玩耍,有的孩子平时不住这里,假期来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家住一阵。看刺猬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项目。

刺猬不怕人,孩子们在院子里跑跑跳跳、大呼小叫,它依然旁若无人,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在楼前的水泥路上穿来穿去。有的孩子发现一只刺猬,便呼喊同伴前来观赏,顿时呼啦啦跑过来一群孩子。刺猬要停下片刻,要么大大方方继续赶路;遇到宠物狗或者野猫,也是视而不见,不惊不惧,不慌不忙。很多时候我在楼后的人行道上与刺猬相遇,我停下脚步,它继续前行;有时候它主动停下来,待我走过之后它再往前走,很懂礼貌的样子。

刺猬回来了

任启亮

从院子里玩耍回来的外孙女,一进门就大声对我说:“姥爷,刺猬回来了!”她一边说一边比画着,刺猬是从院子中间花坛的草地上爬过来,进入2号楼前的灌木丛的。

我们这个院子已经有16年院龄,记不清从哪一年开始,就出现了刺猬。起先只是偶尔看到刺猬在院子里匆匆爬过,后来夏季的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它们。

每年在院子里最早看到刺猬,都是蔷薇花盛开的时候。我们居住的院子不大,只有5栋楼。楼前楼后除了硬化的路面之外,种满了花草树木,尤其是两排楼之间较为宽阔的区域,俨然一个小花园。每年春天,最先开的是迎春花,接下来山桃、杏、紫叶李、玉兰、海棠、丁香等,你方开罢我登场,直到5月才轮到蔷薇。院子西面和南面的围墙边都种满了蔷薇,从墙根一直到铁栅栏的顶部,花团锦簇,尽情怒放,红的、粉的、白的,一片灿烂。

院子里的树也不少,除了少量的果树,如杏子、毛桃、小枣、海棠、柿子、石榴之外,更多的是高大乔木。长得最快的是法桐,十几年工夫,已经蹿到七八层楼高。国槐、银杏、七

叶树、黄庐、重栎木、圆柏、雪松也不甘落后,争相长高长胖。

院子里树木茂盛,花草遍地,各种动物自然多起来。最多的是鸟类,喜鹊、麻雀不用说,还有不常见的鹁鹑、斑鸠、杜鹃、黄鹂、啄木鸟等。除了刺猬,我还在院子里看到过松鼠、黄鼠狼,只是它们跑起来速度飞快,在面前一闪而过就没了踪影。

刺猬是冬眠动物,善于挖洞筑巢,每年大概从10月到第二年3月都躲在洞里。刺猬平时怕光喜暗,昼伏夜出。我估计,使其在此长期栖息的,关键还是院子里种植有大面积的大叶黄杨。大叶黄杨四季常绿,枝繁叶肥,在每栋楼的周边呈带状种植,窄处三四米,宽处达到七八米。在两排楼之间的小花园也并排而植,并与红叶小檗和金叶女贞相伴种植,最宽处足有十多米。

院子里树多草深,落果遍地,容易滋生各